芝陵遺稿　完

島原柳澤詩集

へ和16
833

嘉永四年辛亥仲春新鐫

島原柳澤伯民著

芝陵遺稿

竹如雲處蔵

佐久間家藏記

叙

予業已以踐履實行活用
經史之學參於一藩政事
又以此學導一藩子弟其序
童子讀了四子六經之餘必責

之以作詩既冠矣讀之十八史略通鑑綱目之類責之以作文蓋活用經史之方在活用文字活用文字之方自詩而入文落想摛藻之際温故知新之餘經義史蹟典故事情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可施乎亂而不可施乎治者可大用于彼而無所不用于此者皆悉完具於胸中可

以應於時宜焉於是乎人材
略成趣薦之
主公〻主公班諸左右以捜顧問
補弼之任若能見子橋柳澤
伯民是其人也二人者寺敏非

余所及而不幸今皆〻矣子
橋之亡余既銘其墓伯民
沒經七星霜未有所為須臾
其友佐久間有實校其遺稿
乞余序揮淚弁之以此言

嘉永辛亥春二月

温山老人重憙識

藤森連書

芝陵遺稿序

嗚呼是余亡友柳澤伯民之遺稿也其師温山川北先生俾余序之蓋以余之與伯民同庚而平生形影相追踪跡相隨伯民嗜學專治紫陽之說時或及于姚江之書而職在近侍進仕之頃退思之間矻矻講究不少自懈怠余則草澤醫生刀圭之暇好讀古傳疏務事考證而不喜談性心其學術事業氷炭相反而二人從遊無間每會聚必置酒言論及晷傾燭盡或怪問之伯民輒笑曰明先王之道以通當世之務者是余之志也審治療之法以矯世醫之弊者是彼

巳氏之志也各志其志成其道而巳何論其趨向之同異之爲其襟度恢豁如此而其所期待亦可以見焉既而伯民自知其寡陋請温山先生就佐藤博士而學入學一周年氣骨老成才鋒穎出名聲鬱然拔出乎時流亡幾伯民嬰瘵疾竟不起嗚呼哀夫余醫則不能起伯民學則不能追伯民鈍者壽而鋭者夭玉則碎而瓦則全不可勝慚感也嗚呼伯民年同其庚志同其歸規正激厲期相與終始而忽然爲隔世之人而今莊讀其文十數年來之酒痕燈光言論聲容歷歷如其人存余雖不文安得無一辭哉

嘉永四年辛亥春二月上浣

信濃　淺田惟常撰

芝陵遺稿

島原　柳澤信兆伯民　著

佐久間華有實　校

庚子元旦

先酌芳椒一瓶酒開看綠蕚半窗梅酒香梅影春如許不信東皇駕未回

酬佐久間有實依其韻

市朝混跡不倨入胸宇相知各絕塵妓席觥船君是弟藝場旗鼓我稱臣交情如水盟應久詩筆生花語自新雲雨當嫌多反覆欲期管鮑舊時貧

初冬山居

雞犬寒山裏樵農戶口分稻荒多雀語果盡少猿聲
幽澗水奔石危橋人入雲松風聾我耳不使市聲聞

詠史八首

始皇

萬里長城計已非不禁赤幟入宮闈寧知一炬燔書
火中有漢家赫赫威

項王

叱咤震天戰鼓轟壯心當日未曾驚豈圖垓下腥風
夜膽破楚歌四面聲

高帝

幾回狼狽避衝撞遂見炎威及萬邦笑殺項郎胸宇
陋獨身不敢過烏江

鄭侯

發縱看君膽畧雄驅他走狗策奇功漢家遂獲秦家
鹿却在當初追信中

留侯

遂成漢業事超倫素志看來在報秦博浪一椎如不
誤恐爲刺客傳中人

淮陰

甘受詬嘲辱已深功成誰敢侮淮陰可憐雲夢爲擒
恨亦是當初胯下心

樊噲

苦辛百戰蹈荊榛突進登城每先人素習憐他屠狗
拔後來㑹擊虎狼秦

叔孫通

綿蕝禮成與世宜衣冠想見肅階墀一時事業君初
志烏識六經收漢儀

奉和溫山先生止酒二絕時信兆亦以疾止酒
前首收云

從他塵世風濤惡隨意酬鄉蹤跡深今日與君俄被
拒似不陳蔡絕糧心

依然疎影暗香春奈這瓶前醒眼人昨夜花神入吾
夢亦言幽恨爲君新

病中示佐久間有實

藥鼎無烟爐燼空黃塵回首跡匆匆年移鳥默鳥啼
外感集燈明燈暗中多病猶期酬夙志答恩誰敢識
幽衷忻君乎昔同趨向把筆欲追董賈風

哭内

合巹憶曾揀吉辰輕塵短夢跡全陳聲容忽已幽明

隅釵釧依然滯淚新多病誰憐孤影瘦寒宵唯與一
燈親空庭預想春深日風燕雙飛惱殺人

除夕

守夜家家同不眠辛盤椒酒歲終天燒雲烽火市聲
沸紹閑庭除梅氣傳藥物無功猶舊病風塵如故又
新年迎春頗覺吟情苦近藁却添哭婦篇

奉和温山先生種西湖柳作

一枝會自海西分誰養翠眉新嫁君柔態於花原好
侶長條與竹不同羣幾絲飄作城中雨萬里偷將湖
上雲莫向主人借青眼宛然猶自昔時文

送大竹翁翁善釀酒故及

忽逐飛花去春風官道長馬蹄向温嶽客夢又崎阻
蠻舘腥羶氣吳船唱和章瓜期君莫誤家釀幾瓶香

寄沉萍香

三吳風物世常推底事殊方枉索奇鯨浪挂帆神鬼
護蜻洲寄跡姓名馳山樓茶酒我難共海國文章誰
受知魂夢不容雲樹隔規君夜夜讀書帷

寄惕覺三

乍浦微茫雲浪西扶桑暫借一枝栖山環客館曉嵐
鎖雨雜夜潮春夢迷唱和幾人傳姓字琴樽何日獲

提攜片言難訴襟懷盡附與流鶯任意啼

送岩永子紡扈公駕之本藩吾公襲封首巡視長崎而例臨於淸館矣子紡此行會有此事也賦之爲贈

崎港風烟淺暑天知君從駕執金鞭數行部伍人虔肅一路瘴雲山接聯布幕長槍認官戍罽旗大礮識蠻船本藩盛事休相讓淸客唱酬詩幾篇

酒瓢

顏貧許隱杏難追好是春醅貯綠淸小戸每慚君腹大朴形原稱我心癡徑烟村雨迷花日篛笠莎衣釣

雪時曾愛王郎酔鄉記此情唯有此瓢知

秋海棠二首

雲錦層層繞畫樓碧雞春夢去難留阿誰偷得芳魂在露華風葩一種秋

淡淡粧成幾朶紅芳魂無恙睡秋風嫁期曾被東君誤露泣蟲悲叢又叢

墨江舟中

遇此淸幽境頓敎塵慮微雲鐘荒寺遠風笛倦漁歸欲雨窰烟重入秋人影稀昔賢遺詠在作意白鷗飛

奉送家君奉使之日光山

毛州上下草連空一路高低策鐵驄溫凊奪情憂夜
雨蓬榛滿目感秋風橋橫朱影雲杉杪廟閃金光濕
霧中千萬溪聲與山籟勿教歸夢易匆匆

觀驢有感

豐氏窮兵計已幷狗奴經歲苦難鋤鐵衣今換錦衣
煖爭見韓人船載驢

平薩州

魚腹諸平同鐵腸推君瀟洒富詞章春風花下曾投
宿偷取千秋遺骨香

大塔王

鏖賊初心奈數奇可憐終被老奴欺問君土窟吞冤
日何似經函屏息時

蕉蔭草廬集呈主人

楓紅蕉綠映池波招飲忻君韻致多海味山珍金谷
醼只聞吟嘯不聞歌

擣衣三首

雲濤淹海船孤枕夢依依多少秋風淚爲人擣嫁衣
君身如此響妾心如此衣段段擣逾白聲聲去不歸
風杵月三更雲帆人萬里縱令生女多莫嫁商家子

陪侗庵博士遊日黑村公園博士垂釣結未及

之

恰似楓林秋未闌叨陪耆宿上騷壇幾重雲錦池無緣一面彩霞堂變丹唱和鬬才戔金玉譚論得洒足波瀾高情更有歐公在垂釣聊爲顔上看

辛丑歲晚書懷

紅塵二十六春秋一任雲林志未酬帖輯蠹餘思故舊硯磨風字走蝌蚪文壇不斥稽康鳳病骨何妨丙吉牛臘市儺名年欲盡瓶梅影裏且優游

贈賣花翁

都門二月賣春風微雨輕塵日日同滿擔濕紅香萬斛引他蜂蝶入城中

偶作

滿野東風布化初人傳新政又非虛已教蟬噪遭霜肅又看柳眉經雨舒海口要衝嚴鎖鑰都門形勝會舟車西方穀運頻驚耳高枕翻繙舶載書

春雨獨酌

簾幕輕寒乍霏微雨滿空雲多低著水花濕落無風排悶愁紅友知心只碧翁疎慵眞我分春老醉醒中

新田左中將

心期恢復衞行宮剩見兒孫承祖風遺恨偷安江左

主々朝和議誤魏公

采薇圖三首

昨夜蕨薇雨山中携女兒一笑時世料旋被山雲知
步步入香風筠籃摘軟紫有人已先我笑語春雲裏
提挈春山裏采々不覺登諸件忽相失隔溪互喚譍

花後二首

風伯何無賴空教高下飛愁紅埋野徑稚綠擁山扉
心與禽喉倦詩隨蝶影稀餘香猶在袂未遽脫春衣
雨々風々後羣芳一夢非烟連山樹暗草滿野塘肥
景物清和過村園笑語稀多情門外柳盡日獨依依

初夏漫興

秧田雨足翠纖纖午夢南軒風一簾不用桃花源裏去近無村吏權茶鹽
儉政維新琴瑟張朱門不復飽膏粱市朝未及村家好蔬筍依然匕箸香
璃閣璐臺夢已空幽堤花盡雨濛々銅山一片知何處荒草無人弔鄧通
錦翼文毛兩兩開答春幽哢愛空山今朝飛入名園裏一鳥留連一鳥還

送島田愚谷遷加賀

相逢卓卓又揚鞭領取交情非泛然文社訂盟鷗鳥侶學宮分袂杏花天樹陰淡淡官亭雨馬語蕭蕭古驛烟行向加州多絶勝煩君健筆記山川

晩坐郵亭

亭虛凉味足草密暝烟深圓席便孤坐淺螺宜細斟一蟲秋到耳萬籟晩澄心待月還何意今朝洪竹林

大石良雄

主盟曾必死沉醉意眞狂心事一輪月威風三尺霜田橫腸久熱豫讓骨終香墳墓臨東海濤聲餘怒長

六月十六日夜訪市川清淡寓居話舊遂相與

臥矣賦似

同窓屈指入星霜話舊相將入醉鄉多謝人間塵熱外通宵許借半牀凉

晩浦所見

蓼花洲外水天交只有歸舟沙際膠湖氣茫茫山日沒殘紅一半在檣梢

秋日示佐久間訪庵

秋光恰好淺深間一棹欲同張翰還霜早雁聲無旦暮風高雲影有忙閒杯中瀲灔吟餘酒檻外峯巒畫裏山最是海鷗盟可結蓼紅蘆白幾灣灣

墨水觀秋花

石氏豪奢玉作薪空餘斷礎伏荆榛誰知一圃閒紅
紫幽馥長爲鷗鳥隣
呑魂廟畔寒烟漠白髭祠前夕照明今日題行非偶
爾秋芳自有海棠名

二寶刀歌

吾藩舊傳古刀二曰神息曰神氣寿藏之久
満身生銹今茲壬寅藩公東覲携來江都命
工磨之恭賦長歌一篇

雙龍多年甘韜匿秋水無色紫銹蝕銘字隱晦尚可
辨一曰神氣一神息伊昔名匠鍜錬際嘗得神物吹
噓力一朝飛來函關東磨礪亦復遇良工鋒鍔漸次
現光彩飛電爭迸雲霧中三尺凝霜鐵可斫神造之
寶名不空君不見祖宗威武守西藩世襲百雉榮子
孫更有遺寶傳先烈干將未化莫邪存殷彝周鼎何
足重可笑搜索及破冢孰若我劍神且靈光芒一射
魑魅恐邪思崎港互市來蠻船寒膽大礮響震天要
衝之鎖鑰國重事寶也不在劍而在賢

源廷尉

一夜吹残棣蕚風陛辭揮涙跡匆匆蜻洲無地容鵬

翼搏去蠻烟蚕雨中
百戰功成殲虎狼餘生豈料落遐荒蠻烟滿地瘴
氣不掩聲名萬古香

新晴望嶽

雲消迎初日姿容正儼然環腰孫子小反掌覓陰遷
雪歷千年在峯攢八朶鮮今朝驚變幻突兀耀紅蓮

閨爐懷舊

疾風吹不休怒號撼老屋蒲柳素天賦難禁霜威酷
擁被親爐火縮如龜藏六家醞幸不卒幅巾亦可漉
磁杯試鵝黄氣味勁而馥霜寒忽如遺春意滿胸腹

回憶丙申歲濕霖傷百穀四海皆轍鮒東土尤慘毒
翁嫗抱幼孩乞食行號哭少壯掘草根荷鋤便顚匐
餓莩橫道路流氓怨窮獨廟謨憂且勞數數散廩蓄
吾家仕大藩百口常養畜一飽已感愧豈敢思藜麴
今者雨暘調頻年遭大熟民物屬恬熙香醪家家足
今日不醉歌恐負杯中淥

三貴三樂詠

本藩侍醫本多翁爲人脫洒不修邊幅刀圭
之暇惟痛飲嘯傲而已嘗取意之所適定爲
三貴三樂囑余詩之夫人之於技藝苟局於

世累少能至其妙故古之稱高手絶技者往往磊落不覊自放方外今翁治疵之妙入之所知而其所以妙則未始不職是之由矣是

余之所以樂言而不敢辭也

梅影橫窗旭日初暗香脈脈攪春眠主翁自有吟哦癖欲與曉鶯爭後先 簷頭旭梅

蓋影重重簇翠烟滿林風露月娟娟夜深寒玉光逾寂一任蒼龍抱得眠 門前松月

龍孫春就幾千竿雨態風姿旦暮看昨夜山雲饒釀雪白玻璃映碧琅玕 屋後雪竹

右三賞

春窗睡足起來遲細細松風茶熟時瓦鼎銅爐閒適處一簾花影聽黃鸝 朝起煮茶

編得寒藤製造新北窗風味便天真笑他朝市營營客盡是邯鄲枕上人 午睡藤枕

菊徑歸來夕照紅且傾家醞進園菘果然嘯傲東軒樂不在珍羞盛饌中 晚歸偶酌

右三樂

春雪

昨日東風至霏霏枉自狂草頭難沒綠禽翮易分黃

著柳偏無力兼棋忽有香預期秋社醉三白見什袝

遊日黑村梅園邂逅梅癡錦江二上人及棲齋國手有詩次韻以呈

林間邂逅石爲堂自愧談禪喙獨黃時有梅風傳馥郁恍聞獅子座前香

斜陽滿地落梅風老衲相逢譚未終灑灑殘瓢傾已盡禪機却在喫茶中

春雨

簾幕還無料峭風半宵輕暖雨聲中朝來欲問花消息早已街頭賣濕紅

庭春

家園才掌大短策日逍遙會語春三月花香雨一宵土融抽菜甲池暖長魚苗不識籬笆外紅塵漲市朝

日黑村

小兒爲餉大兒耕戶戶春蠶絲未成堪笑東風開意思吹開滿地紫雲英

春日偶述

江城寒盡早雲物入淸明風細柳無力水春氷有聲陶公園可涉點也服將成靑紫非吾事杏醪適意傾

二月念三日遊古梅莊花已半落飄片狠藉得

長句四韻

草滿春村一路遥探梅半日忘塵囂蜂蕚剩馥紛紛
過鳥蹴殘葩片〻飄照水疎星看又落點衣晴雪暖
難消雷公休起幽龍臥鎖盡香魂不易招

晩春

難向春山去芳樽且醉醒蜂聲過午砌花氣聚風櫺
小官槽間馬浮名氷上萍吾胸無芥蔕朝市即柴扃

送同僚生駒子還鄉子善攝生又精銃法故三
四及之

駒君奇傑士常慕古人風煉氣笑丹藥論兵誇火攻
蘭交相爾汝萍跡忽西東總纏他年夢孤城海霧中

送能見華卿邑駕之本藩余將入昌平黌

能生名家駒骨相果不凡鐵蹄疾於電〻鞭去颿〻
朝奔穿樸樕暮騰踰巉巖有如行曠平不敢言險難
駑駘我自分薄言脫轡銜去入經史圃百冗從鋤芟
風俠涉兩歲咀嚼盡萬函與君殊趨向一去異忙閑
四方男兒事豈爲別淚潸所同在報國相警勤惰間

癸卯四月

大府衆日光拜
廟之典藩公時就邑特

旨留之守

大城第三門蓋優待也信光厚在卒伍更番宿

衞恭賦二首

貞主貽謀開永昌方今盛典屬更張萬騎敕行觀濟
濟入鸞和響想鏘鏘恤民曾已宜新政拜　廟況
能循舊章終古定應無剪伐滿山松檜盡甘棠

二荒雲霧老杉昏　祖廟千秋遺烈存弓銃開先
驅魍魎衣冠執事薦蘋蘩干城不乏周南國鎖鑰尤
推宋北門請看睢陽鋒鏑死寵榮長錄許張孫蕃祖三世相繼陣没而伏見城守功烈尤著

癸卯夏五入昌平黌佐久間有實有送別之作

次韻卻似

同調年來賴有兄蘭言相送又眞情梅肥麥秀衣猶
熱北舍南寮面獨生學海淺深隨見得迷津岐路任
人爭慇懃異日追遊約莫負茗溪溪月明

新蟬

昏昏睡過熟梅天忽報新晴最可憐一路薰風高柳
外半村殘雨夕陽前帶秋聲調澁非鄙尋露身軀輕
欲仙羽蛻由來可醒俗憑君喚起市朝眠

觀蓮四首

水檻風櫺面面凉聳詩曉箄且壺觴吹送一霎芙蕖
雨放下湘簾不隔香

荷氣侵入曉更淸鴛魂鷺夢定應驚碧筩一醉水樓
酒霧白烟紅隨意訂

幾首詩收萬朶紅琅〻相和曉欄風凌波仙子應傾
聽羅襪婆娑香霧中

紅粧照盡鏡中天兩態烟姿競婉然自負平生腸似
鐵靑樽亦此伴嬋妍

謝安圍棋圖

局上兵機聊試神知他一著目無秦兒曹必勝心會

許戲賭江南半壁春

晩凉洗馬

殘雨斜陽明夕流淸波爭浴萬騏騮羣蹄逐〻浪翻
雪衆尾毿〻風欲秋雲集何煩牽繫柳星奔一任去
隨鷗半生不受兵塵涴洗出皮毛滑似油

暫脫金鞍浴碧漣蘋汀柳岸晩風天奔沙健兎羣爭
逸蹴浪遊龍戲未眠紋惜連錢嫌水沒耳垂批竹任
人牽萬蹄歸盡空江月只有輕鷗破翠烟

泛擧水

泛泛孤舟月新潮秋一篙插天山似髻隔岸樹如毛

人去烟津瀾燈懸水閣高泝洄偏弔古夜色坐蕭騷

送東子允侍父還伊豫

志業成何速風帆去不留交情天下士歸夢海南州蓬雨征衫薄籬花古驛秋小心温凊在沭遽辭愁

中元酌月

中秋消賞隔今夜且幽尋階下露鋪玉杯中波泛金無人同臭味對月豁胸襟微醉陶然意等閑撫古琴孤酌風軒夕樽前月已臨微吟高世味一醉古人心梧葉秋猶淺蟲聲夜欲深回頭幽梵處佛火燭烟林

小原女戴薪圖

低頬絳裙紫陌中蛾眉雲髻向村風卻嫌束楚無情致插得秋花一朶紅朝出烟村向紫街香塵一路試青鞋雲髻慣戴霜薪重不羨人間玳瑁釵野徑歸來林日斜細歌相和蹈殘霞槿籬竹落村二似紅葉多邊是妾家

送白井士會

文酒經年共勝遊等閒鴻跡向西州新盟從此辭鷗鷺佳會難期羨女牛村驛無鐘雞報午山裏多石水鳴秋行逢野阜寒花發記取聯吟漯上舟

余近入國庠會有換新之事余輩嘗各歸家以俟功竣矣佐藤博士憐余志使暫寓其塾賦之志喜

東倣西英皆我師一朝萍水任分離休論塞馬非邪是親炙何圖侍董帷

茫茫學海未知津書劍徒隨七尺身他日董家添話柄絳帷留箇讀書人

八月初六陪一齋先生遊箭庫別業

許排殘熱入幽區覓句徘徊撚短鬚遺愛軒蕉思學士署名楣扁識鴻儒侵入竹氣秋潛至戛茗梧陰意頤蘇欲頌巖師今日德千年嶽雪聳天隅

送國分士達還仙臺

卸却萊衣柱遠游託身帷下好忘憂惜陰誰比諳經史陟岵頻驚換葛裘千里歸心松島夢他年佳話茗溪秋欣然不足尋常別分得光輝燭海陬

菅野乾齋訪余于茗溪者再三余每不在慚悔何言賦之爲謝

頻頻文履過溪橋只有閒雲代我邀免得稽康題鳳字秋風吹裂碧芭蕉

晩秋同齋藤子德伊東子高下坂某遊目黑村

菅野叔驂嘗約同游訪之寓居不遇

久約其如負孳提吟窗閒寂鳥空啼敢將名字汙蕉
葉付與主人隨意題

監谷某在羽澤塾便道訪之戲似

青山紅樹隔城闉夾水村家迸作鄰羽澤幽棲知不
遠田疇時有帶經人
歸去辭成占碧山衡門長鎖亂雲間平生家塾伊唔
滿羽澤竟輸彭澤閑

廣尾

黃茅翠竹雜丹楓廣尾秋深路欲窮溪北溪南家掩
映一村人住水聲中
高松密竹擁禪關僧與溪雲各半閒究竟鐘聲輸一
著隨風日日到人間

目黑村侯園

菊白楓丹秋暮時笑談終日愛園池雁鴉飛盡平田
夕隔樹星燈是大崎

陪照山温山二先生遊海晏寺

山楓翻錦擁僧房陪賞何辭遠蹈霜文社平生攀驥
尾世途斯會忘羊腸一樽綠且生春意千樹紅能駐
夕陽借問後來經過客壁歌誰復和蘇黄

送石河文蔚歸上野

毛州十月省慈闈蘋枕開君志不違客路風霜何用怯斑衣襲得錦衣歸

茗溪雜詩和藤井鴻溪韻

曾被春風誤妙年紅裙綠酒夢相牽舊跡暫寄茗溪上卻向林巒託夙緣

腐劑陳方未奏功紅塵日日病魔同如今更得安心藥夜雨青燈書閣中

又

門樓霜白欲天明進獻儀終出大城陳跡回頭成一笑殘燈光底聽溪聲

讀明史用前韻

剏爵招兵跡已明毒氛和血濺宮城龍生千歲異身首又被齊黃添臭聲

邊防失計咎前明終使腥風滿帝城辮髮毳衣新史氏文章獨未墜名聲

溪聲

奔流濺石萬雷驚洗盡埃塵雙耳清客去山窗傾聽處鳴禽咫尺不聞聲

茗溪曉雪

鶴駕飄飄朝玉皇玲瓏殿閣不堪清忽然驚醒溪窓夢雪壓寒篁曉有聲

同朴立軒君韻

門對寒流明半扉溪風捲雪灑吟幃記曾湿上逢春暮水繞寺樓花亂飛

水閣登臨不厭寒瓊松銀竹白灣灣愧吾十歲紅塵面未識蒸溪雪後山

哭稻垣木公

溪窓寒雨夜傷神夢繞山陽哭偉人才鋭於刀詩紀事量寛如海酒全眞世儒聲聞無原水世老功勳有脚春久米峯前留片石高風長仰碧嶙峋

十一月念五雪同川田履道大橋周道泛墨水分李太白句爲韻得江沙皓明月

溪月曉皎皎溪窓顆殘缸我起知非月簌〻以撲窓四顧果一白溪水獨瀠〻山陰跡可追一葦泝寒江寒江空復空急雪斜更斜一葉任所之四際寂無譁磯古瓊潮嚙寺深銀竹遮簑笠入呼渡江風捲凍沙凍沙鷗鷺寒古岸荻蘆老蓬窓置壺觴風物於我好况攜同調友娓〻吐懷抱胸中爲一洗與雪同皓皓皓〻又皓〻林巒玉削成村家唯見烟渚鶴空聞聲

江閣暫登臨深杯任手傾潦倒不知暮疎燈隔水明
水明浸星光雪霽埋山骨宿烟窰戸迷枯葦叢祠没
幽致娛矚眺風蓬夜尙揭歸艇載餘興休說剡溪月

甲辰元旦

朝正冠蓋曉嚴森瑞靄横城殿閣深一笑書生無拘
東梅花消息獨聞心

首春遊墨水飲橋場酒樓得四絶句

春衣試步水之東梅白村家籬落中兩兩三三呼渡
客無人不帶茲芬風
逢著梅花古渡東瓊姿寒立夕陽中清香一陣來衝

鼻飄片輕浮茗椀風
晴村咫尺曲欄東殘雪疎梅碩指中欲識詩人細心
處一簾柳影認春風
櫻花清賞獨吾東不在尋常紅紫中還上如今春猶
淺青樽試醉落梅風

連日出游詩絶句

春衣無日不探梅必辭風中好舉杯一笑朝來醒未
解陶然又入醉郷來

首春念七杉田觀梅時花候稍過飄片撲面偶
見齋藤子德去春游此之作追和三首

瓊葩輕逐細風翻踏破殘香十里村今日梢頭無月影空吹煖雪灑黃昏

曲曲穿梅野逕斜滿村都雪欲埋家愧我平生吟枕夢空迷竈戸一莊花

回首杉田雲四圍猶留剩馥染春衣此身應已換香骨直自梅花深處歸

驛樓所見

灣灣相接曲如弓烟雨糢糊帆影空決眦杉田何處是依微雲樹有無中

送高田生還豫州

塵外結交詩酒仙堪驚蹤跡似雲烟繪洲豪興君須記春釀如澠擊海鮮

相送依依立澗阿漁歌數闋和驪歌水風吹斷崇朝雨雲影不如離恨多

梅雨簡山中人

多年閒夢繞蓬蒿聽雨兼旬且酌醪試問雲杉霧松底溪聲偏入夜琴高

代山中人和答人

亂山環吾廬山雲日吐吞彌旬鎖不開淫霖晝亦昏懶眠無人驚宛如蟄龍蟠瓦壺幸有酒芋筍亦滿盆

華戸君須叩蘿徑君須援秖應醉卿去偕樂別乾坤

瀦池看蓮

蓮塘避暑葛衣輕十里香風滿袖淸記取去年恐池
與碧筩傾盡聽歌聲

荷氣侵入岸岸風高低綠映淺深紅樓臺隔水參差
出一帶湘簾繡霧中

香霧糢糊繞曲欄水樓呼酒揭簾看涼風滿目翻紅
玉十里荷花露未乾

夲祭故長谷部大孺入

聞君家庭訓藹然及闔門育來繩繩盛階除滿蘭蓀

吾生東海上邂逅遇君孫君孫不吾棄親昵等兒昆
此事豈偶然今復祭君魂吾辭雖蕪陋聊以代蘋蘩

去塾以來俗務蝟集絕不作詩自夏至秋幾乎
百日矣頃者得微疾屏居謝事數日間吟興頗
勤連賦四韻三首

藥碗無端換酒巵蕭然枕衾怯涼颸膳思野味嗟身
繫瓶貯寒花惜節移伴病燈螢光易冷覘入蟋蟀語
加悲死教心志如灰死鏡裏秋霜未到髭

一自垂髫侍故侯不將腰劍換耕牛百年志業終何
用五世恩榮愧未酬雁語淒涼虛幌夕桂花消息暗

窗秋尋常困臥成吾性猶幸鵲巢容拙鳩
門前車馬日紛紛獨臥虛窗對夕曛身外毀譽朝暮
雀世間射蓬吐吞雲買書錢豈留餘蓄飲月杯須過
半醺過意平生還不乏莫嗟孤負海鷗羣

寄呈力谷山田翁會藤井子達見示其疊韻呈
翁之作余亦傚其顰以疊之二首

雲繞山陽雁語賒藤生相遇感偏加程門論辯傳眞
趣蘇氏文章竟大家和就詩筒入正遠夢回書幌月
將斜何年載得春風笠關外尋去三備花
往聖茫茫蹟已賒遺文千古孰能加著書示博終蛇
足說理過高亦佛家九折世途雲忽變百年心事日
空斜至人眞樂何由識且看東風開落花

讀舅氏倡義檄文引

西南蠻種多黠智就中桀驁英吉利饕食歐邏不知
厭溫如佛郎亦畏避先以賈舶繼艨艟鯨波鰐浪如
平地其王雖女號英明志存五洲四橫行大銃小銃
從所用鐵艄舳艫船如城邇年清國被其毒東南生
靈多魚肉罽旗蔽天捲海風鎖鑰不愼邊師覆廟議
狼狽遽講和甘輸金帛靦面目何料草莽自有人慷
慨倡義奮忘身彼欲無窮和必破此膝一屈不可伸

誓誅逆夷報天子男兒義不拜虜塵崎港年年來吳
船偶齎檄久遠流傳燕趙士風爭赴義濟庵封事語
凜然可憐辮髮變風久區夏今日雉不右流芳竟是
帶羶腥狗吠狗兮孰是否君不見大統相承自
神皇神州豈敢容豺狼況復無事二百年德威爭民
我武揚我聞虜礮摧堅如霹靂所向虀粉何以防城
雖高壘雖固不足恃惟有歷世銘鑄億兆之鐵腸

甲辰冬嘔血旬餘瀕死者數矣力疾賦二首

日酌丹藥罄百杯胸中蒸起彩霞來花飛野岸紅波
漲楓落秋江錦浪堆氣吐虹霓原爲酒唾成珠玉豈
由才聖經遺戒從今迪始信柳州翻賀災
殘樽寂莫委寒廚昨日醉人今病夫膽裂蜀雲啼怨
鳥汗凝宛地騁名駒灑衣意氣思豪俠涴腕淋漓類
狗屠自笑模糊血痕裏枕頭猶掛酒胡盧

止飲

何戀千鍾昔日豪心知眞趣樂陶陶試看琴上遺音
古不若無絃韻更高

余之患肺疾久矣甲辰冬偶中酒爲其所激傷
也嘔血旬餘淋漓不已自謂必不起先是求治
柴原玄洞玄洞能洞知病原投藥盡中機宜以

故僅得不死矣感喜之餘賦一律爲贈

靈機默運匕如神談笑銜杯巧挽春九死魂迷荒野
雨再生怱遂壯齡身學通蘭漢方皆活說關陝隙道
始眞吾進片言渻愛否莫教覆轍誤斯人

病中歲晚

四海流年日病魂徒自驚君臣靈藥進犬馬壯齡傾
比鶴形偏瘦如魚眼獨明家人同不寐淒雨洒寒更

余止飲以來回憶前日恍如隔生乃不能無愴
然之懷因紀舊遊自遣

飲花終日買舟還頗愛春風冷醉顏肱枕依稀成暫
夢櫓聲人語有無間

十里荷塘趁曉涼花籠薄霧濟紅粧碧筩一醉池亭
酒不覺渾身飽染香

一紅一紫一浮觴滿墅西風弄衆芳瓢腹便便須未
半醺然早已醉秋香

楓寺幽盟卜小春行厨瓢酒喜情眞山僧好事尤非
俗錦幕繡茵供醉人

豪懷任手罄深杯潦倒扶人蹈月回醉眼依稀認帘
影又過前肆命春醅

除夜詞

家家銀燭不覺寒ㄷ一醉餞歲歎團欒誰憐一病骨未埋孤寂頑影臥空齋雞膊ㄷ兮星𣇮ㄷ笑語初歇四隣寂獨有病夫耿不寐細看燈花生還墜定否花落墨陀路春風可試躪跚步

乙巳元日

頻添馬齒駭年過往年回頭半病魔九仞成功爭一簣奈吾艱步數蹉跎

空齋謝客髮氉氉春色關心衾枕中簷馬無聲簾幕靜僅從柳影認東風

寶船行

來鯨鰐蹴浪怒龍鼉寶船掀舞奔不止如逸馬馳萬陂陀闇黑不辨咫尺間哭泣惟有手摩挲柁折檣沉寶貨沒魚腹特如神人何昔者石崇盛時威如虎意氣臨人人偃僂千金塵芥何足言爲貨山積不勝數殿屋炳耀奪日月黃金之梁碧玉柱睥睨一世眼無人豪富如我誰敢侮何料一朝招怨讟讒搆獄成肉在俎寶貨雲散金谷荒冤鬼晝哭狐兎舞君不見人有眞寶受之天其靈有如龍在淵出入無時不知鄕存而不失稱爲賢世間假寶能眩人眞寶有時爲所牽一爲所牽難可求危懼豈啻積寶船今夜滿城春

睡美我對此圖獨悚然

書所見

紫陌春風遽捲沙大兒奔走小兒譁喧闐雲集爲何
事欲放紙鳶高若家

止飲雜吟

一自東風抛酒觴梅花知是潔於霜黃昏月下曉烟
裏偏向醒人襟上香
茶熟幽窗裊細烟一簾花影晝如年堪憐畢卓存狂
態又就松風鼎下眠

孟春念七夜雪不已三日初霽作詩記異

快哉滕六戲三日奪春妍何料探花侯還爲卧雪天
瓊林有失鶴銀屋未埋烟記異抽吟筆旋飛堆硯前

雜詩三首

萍逢知國手雨露及山樗鬼籙名將上仙方効不虛
春寒頻咳嗽塵累一欷歔所願身强健躬耕且讀書
一宵開霢霂無處不韶光雪佛歸空寂紙鳶冲昊蒼
烟迷芳草色鳥醉野花香回憶春風酒吟心日日狂
愁緒如嵐嶂冥冥積不開藥嘗蘭漢味酒止聖賢杯
風幔花香入晴窗蝶影來何當扶瘦竹園圃蹈莓苔

盆櫻

台嶺香雲墨水霞誰分一掬到儂家胡盧壁上應相
笑醒眼挑燈看此花

空齋昨夜貯春花白玉盆栽白玉葩識取名花難久
秘幾簾蝶影一雙斜

春雨

冥〻迢遞樹細細灑風帷烟濕烹茶火魚渾浴鳥池
如絲芳草處成霧暮鐘時不問春深淺於吾聊味宜

偶成

城市春風喧更喧繙書且愛一窗暄花非有主何多
態蝶謂無心竟不言悔爲雕蟲成齒豁其如病鶴苦

籠樊高標千古於陵子避聘飄然去灌園

本藩支流松平君有疾頗劇召柴原玄洞治藥
數日頓愈君悅甚玄洞時將歸君贐以外套以
寵與焉玄洞感恩之不淺屬余詩之乃爲走筆

壯上光榮果是非酬勞荷得渥恩歸欲知德意堪銘
肯不賜錦衣賜襲衣

送柴原玄洞西歸

杯酒悽然遠別人落花如雪雨如塵卽今無限東風
恨病裏送君兼送春

高低路向萬峯巒四月客衫殘雪寒知爲仙丹傳秘

訣奇花異草駐心看

首夏

一病悠悠徒自憐雪聲梅影暗迎年無端驚破春風
夢疎雨青燈聽杜鵑

送植木向榮序

島原白井嘉游學江都有年于茲矣聞其稱鄉里人
才必及植木向榮曰此子志氣慷慨不苟合世眞進
學之資也因想其人恨相見之無由也去年庚子向
榮適祇役于江都於是始得相見以吐胸中之所蓄
則得以審其爲人蓋見其傲然箕踞旁若無人則所
謂不苟合世者可知大言高論蔑視一世則所謂志
氣慷慨者可知我乃嘆白井子之不吾欺焉但奕游
日淺學之進不進未知果如何也今茲十月瓜代告
歸求言於予夫朋友之義規諫是務不可默止也則

爲之言曰子亦聞御馬之說乎有轡銜以控之有鞭箠以制之準趨步而矩進退使勇銳直往之氣一無所發於其間然後千里之材成焉苟使轡銜鞭箠之不加而趨步進退惟其所欲則將見犇逸嚙蹄無所不至而與夫駑羸騫劣者同歸于無用士之於學亦猶也夫豪傑之士抱卓犖之質高世之材者往往放縱不羈而自畔於名教之外自劉伶阮籍之徒無不皆然豈才質之罪乎抑學之不明也故必以禮樂爲轡銜以詩書爲鞭箠動止也語默也準繩焉規矩焉刻苦而勉勵猛省而密察然後其材之美成焉若彼伶與籍也達則達矣而其無用於世不得不與駑劣同歸也今向榮之才之質既已非駑劣則竊恐其控制之不愼而奔逸嚙蹄之或不免焉此余之所以區區欲一言也雖然向榮之志尙篤且吾島原多老師宿儒其鞭箠轡銜必具焉準繩規矩必施焉加以刻厲省察之功則固無足憂者豈待余之言乎因意斅年之後再得相見今之傲然貧踞翻爲謙讓恭敬大言高論翻爲屏氣寡言而叩其所蘊蓄則必爲窅然深洪然大我於是乎將歎而曰向榮之學進矣白井子果不吾欺焉書以爲贈

史傳摘抄序

海西鶴峯翁豐後人也善和歌喜唐詩尤精於泰西之學以江戸人文之淵藪也一旦飄然來游終寓於此地而其爲人嗜飲愛客意氣豁然不事崖岸余因得以辱忘年交常謂余曰嘗聞桃蟲之説乎有蟲生於桃實中朝伸暮屈悠悠自得以爲天下之樂莫加焉或告之曰何子之陋也子之所爲安而可樂則一桃實耳豈足云樂乎夫桃實一樹之所有千百不啻而一園所有之樹數十百株一國所有之園數十百所而海内所有之國亦數十百州今子蠢蠢屈伸於

方寸之中而不知一實外有此億萬實何子之陋也蟲聞之愕然驚惘然疑人之在斯世亦何以異於此徒知有一鄕而不知有一國徒知有一國而不知有海外無數之異域殊土又安知非普天之下更有如我地毬者以載無數之區域殊土邪是其所以陋而遂告之無有不驚且疑者也余聞此言亦復愕然因謂翁之學浩瀚過高老莊抱朴之類也頃者以所著史傳摘抄若干卷見示且使題一言於其首余把而讀之　皇朝正史所載野乘所傳自名君賢臣孝子節婦凡片善隻邪可爲鑑戒者無所不撮錄標題

押韻一效李瀚蒙求以便童幼諷誦蓋其採之密擷之詳則可謂至矣於是乎余有所深疑夫人趨多岐少能成事荀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是也翁之精於洋學既已知之今復觀其詳於 皇朝事而精密悉備并浩瀚過高之比則實古人之所難理勢之所不能兼而翁獨能之何也雖然是亦余桃實中之見耳他日叩翁必有妙論快辨可以袪此疑者願卒聞之

賜錦囊盧記

卓犖慷慨之士抱奇才異能者世之人罔不能與之相頡頏而其人亦不肯與世俯仰上下是以每不容於世惟明達謙虛有江海之量者而後爲能有容焉然其遇合亦尤爲難津文學隨齋鹽田翁詩名蓋世久矣曠達而善飲常自比李太白時於稠人廣坐中辨論古今人物罵詈百出旁若無人所謂不容於世者也頃者名其所居曰賜錦囊盧謂余曰錦囊韻箋蓋藩君巾箱中物也羣下蒙殊遇特恩者時或賜之今吾有此賜雖物之爲微榮則大矣是盧之所以名也予其記之余也辱知日久義不得辭且喜其名之盛且大也乃爲之言曰翁之所以名盧則非獨見翁

之美亦足以見其侯之美矣夫人君不患已之無才能而患挾才能以驕人平易其心開豁其量容焉不遺則天下之才能猶已之才能也故古之神明君賢王者蓋必坦懷以臨下虛中以待人朝聞一善焉與而取之暮見一美焉與而取之無聞而見而不取以爲已有蓋在已者有限在人者無窮無窮者常爲已有則其所成就豈可測度耶今翁之才之能世之所不能容而侯獨能容之不啻能容之殊遇特恩以寵異之夫國士待之國士報之古人固嘗言之侯之優待旣已如是則翁亦將滿腔之奇吐露無遺然則翁之才乃侯之才而翁之能乃侯之能也所賜一小帙耳因以見翁之美乃以見侯之美是其爲名可不謂盛且大乎因意翁之奇專發之詩而侯尙能容之況夫大於詩者旁求博納將吐握之暇也然而翁亦豈獨以詩爲侯所容者也哉

松月樓記

士之在斯世有出與處而已故得志也冠裳珪組正笏廟堂指揮百司而輔翼萬機以至守一官治一郡皆得以盡才宣力成續功矣而其不得志也林居而澗飲寄思於雲月與木石居與鹿豕伍不污於身不

累於心俯仰無所愧怍矣蓋得于此則失于彼二者必居一而不能兼焉若夫出而非出處而非處在進退之間居隱顯之中者天下惟醫爲然西招東聘終日往來於權貴之門而身無所係累則可以輕軒冕傲王侯詩酒放浪超然于物外而刀圭藥劑之力能成博施廣濟之仁是處有出之功而顯得隱之趣古人有志者往往隱于醫亦有以也哉後世則否巧笑甘言奔競於勢利之途以謂富貴捷徑莫此之若焉是其意在富貴而不在治療是以營營逐逐焦思勞心併功與趣蕩然掃地則其去古人也遠矣如冲齋

伊藤國手者可謂不愧於古人也歟君業醫遂鳴蘭學自王侯貴人至閭巷匹夫賴其力以得生活者不知幾何其功已偉矣頃者起一樓樓前植松一株每夜靜月明輒獨對之吟嘯自得如不與世相關者名曰松月之樓使姪子高徵記於余余曰醫而專於出固已失之而决於處亦復不爲得何者其决於處往往懶散疎慵倦乎奔走是以急症劇疾不及救而死者比比相望也安在其爲仁術哉今君獨兼與而並有之則此樓其可無記哉或疑樓之所有一株松耳一庭月耳豈足以寄超然之懷邪是不然君之出于

物表久矣意其滿腔子月也滿腔子松也夢寐之頃意想之際無往不鬱葱而玲瓏也人惟見在庭之松月有限而不知在心之松月無窮然則謂之一林之松月可也謂之萬壑之松月亦可也而君之獨異于世醫兼有功與趣而克不愧于古人者於此樓乎在亦奚疑耶癸卯十二月

醉月樓記

月豈可醉邪可醉者酒也非月也雖然謂之醉酒乎自花香鳥語山色水光凡所對酌而取娛者皆可以醉焉若夫月出東山天無纖雲風淸氣爽滿目皎然

方是時陳壺觴列肴核坐於玲瓏皎潔之中悠然以酌陶然以醉則其娛不在酒而在月也不謂之醉月可乎醉月樓者蕉野侯聽政餘暇游息之處也頃者其文學龍崎養中謂信兆曰樓葢蕃祖所刱也子孫相承至今雖數歷葺治一無所更革而未有記焉爲記之信兆乃爲之言曰方今江都之盛古未曾有焉十數里內甲第密比朱甍粉壁之外無有所見如彼山水花鳥之適自非買墅置莊於數十里之外無因而得矣惟月也不擇城野淸光素影無地不照則雖在廈屋稠密之中亦可以對酌而醉是樓之所以名

也抑有可怪者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酒之㓙毒足以亡身喪國今薦野侯所名以遺子孫不敢修德治國聖經賢傳之旨而反取荒惑敗亂如酒者爲子孫者亦復敬奉謹守惟失墜之懼以至不敢更革豈貽謀之不善而繼守之不擇歟殆非也天下之醉焉可以喪心失德者亦已多矣銷鋒鏑焚詩書嚴峻率下慘刻御民如秦始皇則醉於刑法也起樓觀用方士承露煉丹之說雜然爭進如漢武帝則醉於神仙也臺觀崇高服玩美麗侍妾如雲日夜宴娛如陳後主隋煬帝則醉於奢侈也唐玄宗之醉於色梁武帝之醉於佛亦皆靡財誤事貽譏後世焉但月則異此不唯無聲色臭味惑溺人心而皎潔淸朗適足以滌懷寡欲必待是而醉焉有至于荒敗者邪祖公蓋曰惟月可醉其他勿醉其遺誡鴻訓與樓長存而爲子孫者敬守而不敢墜孰謂之非修德治國聖經賢傳之旨哉是爲記

皇國名醫傳序

記載天子疾世子必視膳藥語曰子之所愼齊戰疾夫天子之尊天下之富何欲而不得何求而不給其居外也有左右侍從以不去於側居內也有嬪嬙豎

御以不離於前是其起居飲食細瑣之事皆有所待焉然且至於進藥則必躬親者何也重乎疾病也蓋疾病者性命所因以保爾而醫藥之良否疾病所賴以輕重是以夫子以愼之而天子必親之也且我聞醫意也必原于內非待于外其心正也而察病始明其誠立也而施治始審然後神藥靈劑皆爲之用而難愈之疾不救之症隨手而瘳故苟心之不正誠之不立不得謂之眞醫旣謂之眞醫則其誠必立矣其心必正矣故稱仁術而無愧後世視醫太賤待以細藝末技不復齒于士大夫間甚則與巫卜並稱焉夫

芝蘭遺稿

疾者古人之所必愼藥者至尊之所必親而論其術則曰仁矣及以賤者視之我甚不取也余友淺田識此素業醫亦嘗有見於此著書若干卷名曰皇國名醫傳謂余曰方今文明之世家乘私史之類層見而疊出苟長一技能一藝者得以傳于後世焉今醫之爲術非可以一技一藝論也反遺而不錄豈不繆乎是我所以有此舉也子盍爲序之余受而讀之凡國初以來精於醫術者其身顯朝廷名震侯國以至閭巷山林布衣之徒旁求博討網羅殆盡焉噫識此之舉善矣二百餘年間以此術濟生黎者如此其多也

然世之論者賤以爲末技則將與筮卜者同朽矣今此書之出前日嘗著之業因之再赫而當今幾滅之聲因之不泯則死者再生也其功豈不大耶抑識此平生草根木皮之力克治劇疾艱症者亦必不少但其功生活不能過百年至此書之所傳則經千萬歲而其人尚存則刀圭之與翰墨其功效亦大有逕庭也後世有續史出則列名於第一者非識此而誰也書以告後之同志者云

壽熊山澤先生六十序

方今江戸爲人文之淵藪寄情吟詠潛心詞藻者東西壇不知其數而文盟之尤盛者惟我海鷗社爲然如熊山澤先生者實爲之倡首矣余無似不自量濫入社籍者三年於茲因得以親炙之也先生阿波人仕神戸擢爲用人職事鞅掌之暇尚能周旋文社以誘掖後進而其德業文章固爲世之所推重焉今茲癸卯齡六十以五月廿四日懸弧之辰張宴會客於是乎同社之士相與謀爲之壽余曰惟先生宜壽矣何者先生一身之所繫爲一社之輕重也夫咀嚼經史講明大道進則施諸事業以治家國天下退則發諸文辭以垂教於後世故其文雄渾浩洋藹然之

德發露無遺是古儒之所爲也訓詁是究文辭是攻典謨其言雅頌其詞昂然以稷契自許而叩其所蘊蓄則枵然空虛故苟委之政事則錯亂顚倒竟庸吏之不若是今儒之所爲也世之人視今如此也終以讀書人概爲迂腐誇誕以擯棄斥絶之而不知古之所謂儒者不可與之同日而語焉如我社蓋近古者歟其名則爲文而揣摩淬礪涵養德性論古今得失以陶冶有用之器者豈夫今儒之所爲耶但視世之詩盟文社率皆浮薄無用之徒而彼衆我孤彼多我寡其勢之所到人將併我以謂非古焉是社之所以有待於先生也蓋同社之士宿儒老師不乏而身居樞要與聞政事則寥寥乎無有矣惟先生上之獻替致誠下之仁愛博施而後發諸文章宜矣其雄渾浩洋決非浮薄無用之比也自今而後德益崇而齡益長則世之人必將曰其爲唱首者旣爲古儒則一社之人意必非今儒矣不亦善乎然而是亦先生之壽使之然則余之所以不能已於說也皆曰善遂書以進焉

必有軒記

余於交游中尤推服其才者爲秋月中島仲強仲強

穎敏警悟出於天資常其讀古書其艱澁難通者仲
強遒日輒曉其辨析每出于人意表又素不習辭章
而及一執筆文思湧出累篇複牘隨手而成何其才
之奇也後讀王氏書忽有所悟喟然歎曰文章末技
耳訓詁餘事耳何益於道若夫聖人之學舍心而將
焉求耶乃投筆擲卷惟王子之言是玩時或瞑目靜
坐以思道之精微其刻苦厲省可謂勤矣頃者取孟
子論養氣之語名其齋曰必有軒揭以自警而屬余
記之夫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
善養而無害則其心凝然貞靜蹈白刃入水火而不

少動然斯氣也必待自反積累之功而生焉決非遽
求急取之所能得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也古人精一之訓戒懼之誨與王氏所謂致
良知之旨恭皆不外于此矣是故朝必有事焉夕必
有事焉出也入也起居坐臥也無時不必有事焉然
後吾氣得養而心自不動然則心學之要果在于玆
不待多言也仲強旣有見於此取以名齋則余復何
言耶抑觀世之唱王學者一曰致良知二曰致良知
自謂我能得道之蘊然顧其行與言不相符者往往
有矣王子之所謂致良知豈如此也乎知火能熱必

不犯之知水能溺必不蹈之眞知者每如此否者爲虛見故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也若夫徒勞心於精微謂知行不相關者乃王氏之罪人而與彼業辭章習訓詁亦何擇哉今吾仲強篤學反求何有此病而竊恐其才之穎悟如彼微言奧旨迎刃而解則虛見之弊或生而必有之名亦以爲無益焉是余之所謂不然而已也雖然余也固未脫辭章之習者乃妄呶呶焉仲強必謂是亦虛見其言無足取則余亦當以是自警焉耳

送土甲子文序

余客歲在國庠得交友切磋之益不尠矣如伊豫土甲子文益其尤者也子文學綜經史旁及辭章蔚然有老儒風余每就商確焉子文不敢借必傾倉倒囷而時或辱下問則余亦不敢以卑陋辭也聞子文先世以武功著而今子文遇時治平服縫腋執文翰與諸文士周旋於藝苑之中益彼此一時各從其所遭而然歟一日子文示以其所私策海防方畧凡千餘言余受讀之則謀義允當措置詳密務期萬全而不夸奇計余因嘆謂子文平生所講究修已治人之道蘊而爲道德發而爲文章爾况今四海無虞一塵不

揚軍旅甲兵已非急務則其術宜置而不問然用心如此何其慮之深且遠也世常𢍆儒生迂疎無益於事而獨子文學尚實用居治而不忘亂是雖因其器識之高抑祖先家庭之訓使之然也歟今茲甲辰春將南歸余相知既深臨別不能不言乃告曰子文今日南歸之路必歷上國因徧訪諸名家質以所疑而其過古都廢墟寒烟荒草之區求諸殘碑問諸故老以思古今治亂興替之故則倍通人情事變而於修已治人之道必有所益焉加之覽乎山川險夷審乎沿海形勝以至水草糧運之便宜進退戰守之利害隨察隨記蓄之胸中而不遺不居則以文教率人孝悌忠信化導有力而萬一有變亦有武備在討書乃定徐起而制勝則祖先之訓不墜而迂疎之名將何由而至哉遂書爲贈

題許由洗耳圖

泥土軒冕塵芥華屋超然脫然高出於物之外優游於無何有之鄉是其胸次天豁水淨無所凝滯然則非洗其耳也洗其胸也抑又有尚焉者孔子曰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夫舜身爲天子而不自知其爲天子與夫耕稼陶漁無少異則可謂知軒

視之爲泥土華屋之爲塵芥哉蓋觀其以爲汚而逃之則胸中尚有天下至于有之而不與焉則胸中全無天下矣夫然後見泌之爲贅也

病中寫經傳釋辭書後

余客冬以來病臥累月及經春夏疼痛日漸減而岑寂日漸甚矣偶一友人攜此本欲手寫以自遣焉然羸瘠骨立未能起坐凭案乃念枕上謄寫之策廿法橫小木片於枕上插紙於其間以左手提起大指支持木片以使懸空不墜仰臥而向之置原本於腹上屈膝受之隨讀隨寫寫未終紙腕倦肘疲輒閣紙筆呻吟按撫者久之又取而寫之吁區區筆札本欲以充消遣反自苦至于此書生養病之策亦不已拙乎詳志之以資他日之一噱云

芝陵遺稿跋

亡友柳澤伯民名信兆號芝陵通稱太郎伯民其字也島原世臣都郎留守信行長子幼時信行攜之詣温山先生曰子老而知學不可不勤願託之帷下先生諾焉先生教人自有家規凡來游門者先命作詩以試其才伯民天資明敏黽勉無倦摛辭淸麗命意典雅先生大悅謂孺子可教當時我藩學詩者皆尊明李王之調先生既欲救其弊伯民早察其微專學唐宋諸名家雖以本邦好調頗變一藩詩風既而以門蔭就仕殊命近侍雖出入匆忙勤業不懈夜以

繼日時或會友講義有意不合則明快辨析不少假
借又讀涑水通鑑慨然扼腕論古今之得失於是
君侯愛其才擢爲留守助員以期繼父職伯民不得
意謂予曰聖賢之學無他唯實學實行而已是朱學
之本旨溫山先生之所導也觀世捫書生者不浮薄
則固陋往往不通世態事情何謂之實學實行耶今
留守之爲職俗務中最俗者也不學無術之所爲割
雞何用牛刀雖然　公命不可廢閣溫山先生之
意亦不可測守職三歲而以病辭其特見卓識如此
既先生使之入海鷗文社請諸大家之眷顧於是其

學日與月就聲與甚藉先生以爲未也又請一齋佐
藤博士入學昌平黌當時黌中才子彬彬林若齋
藤馨上甲禮齋谷守誠最爲巨魁伯民頡頏其間聯
案勤業憤勵困苦讀傳習錄始知有餘姚王氏之學
翻然開悟謂予曰文公之學譬之畫全龍雖爪牙詳
備未免其眞文王子出始點其兩睛焉雖曰朱王異
趣本是一揆所謂百尺竿頭進一步者也周年而歸
亡幾患肺疾吐血數次志氣不少屈立賦七律二首
及其間仰臥寫書累疾十閱月竟沒實弘化二年乙
巳八月五日也時年三十予於伯民志學則同師就

仕則同僚交誼之厚不啻同趣向而已也伯民長子五歳予常兄事之爲善相喜有過相規或探花賞雪亦復同行而二人並疾疾則賦詩慰問伯民危殆之際預知其不起舉其稿不謂予曰予欲上梓未果也身後之計將煩于子諾之後三日溘焉死矣既而宿諾七年悉負其臨歿之約請遺稿全編於其母氏取覽閲之伯民狀貌聲音宛然如接耳目墮涙注卷不能看過雪溪呑聲校定淨寫請序於温山先生附之剞劂氏以完伯民之遺囑云

嘉永四年辛亥春二月上浣

佐久間華 撰